

第十三回 貞且烈擲簪斷義 負淑女二載幽期

詞曰：

關把佳期訂，撇下閑愁悶。誰知變起惡姻緣。怨怨怨，怨著當初，乞婆朱媽，勸奴親近。慚愧金簪贈，羞殺新鴛枕。枉人一片至誠心。恨恨恨，錯到伊家，一時輕易，惹他身份。

吳子剛被眾人捉住。楚卿遠遠聽得，沒命的跑。祇見清書到園中，高聲亂喚：「相公快來！你高中了！是報錄的。」方纔把一天驚恐變做極樂世界。原來裏邊的是頭報，管家周仁正在廳上款待他們，滿家歡喜，都接見過。楚卿令管家喚兩乘轎，抬吳安人並衾兒上來，送到後房安置，自與子剛到花園裏住。明日起來，打發報錄的去，就叫人將船中子剛的家伙，並童僕婦女，一盡搬來。那胡世賞兒子聞知楚卿中了，特來賀喜。楚卿道：「哥哥來得甚好，弟上年之屋，原係暫典，不拘年限。弟於來歲春闈後即欲舉婚，恐到其時匆匆不及，正要面懇此事。」世賞之子答道：「彼時，家父原係暫住，今同家母在京，總是空鎖著。若賢弟要贖，即當尋典契送還。」作別起身。楚卿問周仁、蔡恩：「我如今要銀子入京，你兩個把銀帳算繳要緊。」周仁道：「前相公吩咐典屋銀三百二十兩，與蔡恩各分一半生息。後俞老爺處銀五百兩，是合伙的。三次塌貨，轉得利息，共算本利有一千二百餘兩。」楚卿道：「你兩個先取三百五十兩，兌還典價，餘俟進京繳用。」兩人去了。

楚卿請吳安人並衾兒出，與子剛各見禮過，家人都叩過頭，吩咐叫衾兒為姑娘。祇見衾兒打扮得嬌嬌滴滴，子剛私與楚卿道：「此女端莊福相，吾兄好造化。」楚卿道：「未知誰人造化。」衾兒走進屏門，喚丫頭請楚卿說話。取二十兩銀子，遞與楚卿道：「替我買綢，做些衣服。」楚卿道：「那個要你買？你那裏有銀子？」衾兒道：「是小姐贈我的三十兩，我首飾都有。」把庫家船裏事也說了。楚卿道：「妙！你把銀子收著。」楚卿出來，寫帳付蔡德去買，就對子剛道：「這邊屋小，兩家住不下。若小弟獨住舊宅又冷靜，況弟要進京，不如與兄同住那邊，俟來春大造，何如？」子剛道：「甚妙。」兩人遂取銀子，到胡世賞家交了銀子，取出典契，就回莊來。

且說衾兒前日到吳安人船上，問起來，方曉得喜新就是胡楚卿，心上驚疑。及至到家，見沒有妻子，又報了舉人，心上暗喜：他果然哄我，幸我有些志氣，若舟中與他苟合，豈不被他看輕？日後就是娶了我家小姐來，也未必把我做婢子。當日楚卿回來，對衾兒道：「姐姐，我今日事忙，要舊宅去料理，明早要搬家去。單帳在此，你替我把右廂房兩間開了，照單點了家伙與家人搬運。」遂把鑰匙遞過。家人進來，楚卿自去。衾兒開廂房，看見十二隻大皮箱，又許多官箱拜匣，都是沉重封鎖。心內得意道：我那裏曉得，原來是富貴之家。

正在交點，忽見蔡德走來道：「姑娘，相公買綢緞在此。」祇見兩包，先打開一包看時，紙包上號寫天字，包內大紅雲緞一匹，石青綢一匹，素綢二匹。衾兒看了，自忖道：這是做舉人公服用的。再打開包紙地字號看時，大紅雲緞、大紅縐紗、燕青花綢各一匹，桃紅、松花、桂黃、白花綢各二匹。衾兒歡喜道：「光景就要做親了，年少書生，偏是在行。」

到了下午，搬完，楚卿回來對衾兒道：「我要取帳去點。有一句要緊話對你說，你明晚要做親，雖不上轎，那新人的鞋子，忌用舊的。你可在買來的綢緞內剪些下來，連夜做一雙繡鞋要緊。」衾兒聽了，漲紅臉，半晌不做聲。低了頭反問道：「你的鞋子呢？」楚卿道：「我不用。」取單帳去了。衾兒祇得自去做鞋。

到雞鳴時分，楚卿與子剛起來，喚兩乘轎子與吳安人、衾兒坐著，移居至舊宅。進了正廳，歇下轎。子剛在外，楚卿自領著衾兒等到裏邊。走進內廳，轉過樓房，又到五六間一帶大高樓下。楚卿先領到左邊兩間房內，對吳安人道：「這是令郎的房。」許多箱籠擺滿。又領到右邊兩間道：「這是老伯母的房，今日暫與姐姐住著。我的家伙都在樓上。」衾兒暗喜：好個舊家，與我老爺宅子一樣。祇是我的房在那裏？有些疑惑。少頃天明，想自己要做新人，出去不得。祇見許多家人婦女來服侍，裝枕頭，剝茶果。衾兒聲也不敢噴，忽聽得外邊鼓樂喧天，八九個裁縫做衣服鬧嚷嚷。

到下午，楚卿對子剛道：「兄的喜事到了。」子剛道：「賢弟大登科後小登科，這纔是喜。兄何喜之有？」楚卿道：「弟今日正要與兄舉婚，好事祇在今晚。」子剛道：「賢弟講的甚話？」楚卿道：「豈敢謬言？當初沈夫人雖以此女口許小弟，其實小弟並無此心。不意此女認真，立志守節，逃出虎口，千里相尋，誠可嘉也。奈弟誓不二色，若娶此女，則置沈小姐於何地？即前日路旁囑囑，無非問其別後始末，並未敢言及於亂，弟彼時已具贈兄之心。後舟中與談者，是恐贈兄之後不便相語，所以再問他小姐前後事情。承兄送下錦蓋，弟微以言挑之，此女守正不阿，誠兄之佳婦也。萬勿推辭！」子剛正色道：「賢弟差矣。沈小姐還是鏡花水月，就是娶得來，原是一家人，決無河東驅犢之轍。贈之一字，斷勿啟齒。況我誓不續娶，賢弟所知。若再言及，兄亦不敢居此矣。」楚卿道：「呀，弟今日費一番心，喚吹手，做衣服，都為著兄來。若弟要納一妾，何須用大紅衣服？若兄執意不從，把此女胡亂嫁人，一來誤此女終身，二來兄要娶時，後日那裏尋出這樣一個？兄不必辭。」子剛道：「三軍可奪帥，匹夫不可奪志。就兄從了，此女也斷然不從。不如不開口。」楚卿道：「這個虧生待小弟做來。」遂到前樓正中一間，喚丫頭請姑娘出來。丫頭去了，來回道：「不來。」楚卿曉得他害羞，要親到裏邊去，又恐人多不雅。祇得對丫頭道：「你去說，相公並無親人，有要緊的話，對第二個說不得，必定要他來。」

少頃，衾兒出來，楚卿望見，卻縮到第二間來。想道：必定是新房了？及走到第三間，抬頭一看，祇見兩個竹書架，堆滿書籍，窗前一張小桌，中間一張天然几，兩把椅子，後邊一張藤榻，帳子鋪蓋都沒有，不像個新房，一發驚疑。楚卿丟個眼色，丫頭去了。衾兒卻不與楚卿相近，轉走到天然幾裏邊立著。楚卿朝上作揖道：「小弟得罪，賠禮了。」衾兒沒頭腦，祇得還個福。楚卿道：「今日這話不得不說了。當初，小弟偶游白蓮花寺，見了你家小姐，訪問得才貌雙全，尚未配人，一時痴念，要圖百年姻眷，故改扮書童到你家，不意夫人將姐姐許我。彼時，我也有意。若圖得到手，小姐做個正，姐姐做個偏，是卻不得的。誰料，姐姐清白自守，不肯替我做個慈航寶筏。後來驚走，央俞縣尹來說親，夫人不從，祇將姐姐許我。小弟抱恨，就丟此念。及到冀州考詩，小弟在賓館中間及姐姐。老蒼頭對我說，已曉得姐姐對老爺說明，為我守節。不勝感念！如今，小姐未娶，若與你做了親，你家老爺得知，自然不肯把小姐嫁我，一也；二來，娶了小姐就要把你為妾，豈不辜負你？如今，吳相公青年美貌，學富五車，我做書童，家裏也供養他，

娘子，豈不勝十倍？特此說知。」衾兒道：「小姐若娶得來，我自然讓他為正，何必慮我不肯做妾？」說罷要走。楚卿把兩手空裏一攔，道：「我不與你取笑來。吳相公，我已與他說明了。」

衾兒聽了，柳眉豎起，臉暈桃花，又問道：「果是真麼？」楚卿道：「講了半日，怎麼不真？」衾兒把金蓮在地上亂跳，哭道：「你這負心的漢！我為你擔驚受辱，一塊熱腸，還指望天涯海角來尋你，誰料你這般短行。今日才中舉人，就把我如此看待。我兩年來，睡夢裏都把你牽腸掛肚。你何辜負我至此！」號啕大哭。楚卿不得已，老著臉道：「姐姐，不是我無情。若當初在你家裏你肯周全，前日在船裏或容俯就，今日就說不得了。祇為每每不能遂願，我曉得不是姻緣，故有此念頭。」衾兒道：「呸！原來沒志氣的，那無恥淫賤的方是你妻子。」說罷又哭。楚卿道：「姐姐你想，我不過是一個窮舉人，就做了官，未必封贈到你。那子剛萬貫家私，他是遂平縣籍，或者中了，報在那裏亦不可知，後日做了官，鳳冠霞帔是你戴的。花朝月夕，夫唱婦隨豈不好？何情願一暴十寒，看人眉眼？」衾兒道：「那個稀罕鳳冠霞帔？那個稀罕萬貫家私？你若叫化，我隨你去叫化。祇恨你待我情薄。」楚卿道：「我待你也不薄，如今做了許多衣服，又將花園一座、莊房一所、要造屋的隙地數畝，值六百餘金，經帳俱已寫就，替你折代裝奩，也足以報你厚情了，何恨我情薄？」衾兒道：「你主意真定了？」楚卿道：「男子漢說話，那有不真定？」衾兒道：「既如此，蕭郎陌路了，男女授受不親，站在這裏做甚麼？」楚卿喜道：「有理，請息怒。就在這裏坐，我催完衣服送來。」遂踱到外邊。

至日將晚，要開珠燈來掛。昨日的鑰匙卻在衾兒身畔，欲喚丫頭來取，又沒有人在外，祇得自己進來。見書房門關著，叫一聲：「姐姐，我要鑰匙。」門推不開，也不應。轉到窗外，桶子裏一望時，吃了一驚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評曰：

二載幽情，做了一場大夢。忽被楚卿驚醒，豈不痛恨？

[返回 >> 情夢析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